



摄影：黄振宇

向阳绽放

刘俊磊

被大漠雕刻的青春

李一鸣

广袤的戈壁大漠在彭放面前徐徐展开，天空和大地永远在目光的尽头相逢，呈现出一种真正的博大和苍凉。

彭放要去的是一支曾被华野三纵授予荣誉称号的连队，“攻起来铁钉入木，守起来稳如泰山”的战斗作风被一代代官兵接续发扬。从下连的那一刻起，连队的优良传统便一点点融进他的血脉、他的胸膛。

初来营区，除了荒凉的土地，映入他眼帘的还有地上若隐若现的血迹。班长说，这片血迹是一名新兵因为天气过于干燥而止不住流下的鼻血。这让初来乍到的彭放对这无边无垠的大地心生几分敬畏。

彭放成了一名装甲步兵，有了一把步枪和一把霰弹枪。这两把枪如同战友，与他并肩作战。现在回想起那段日子，他心中仍会泛起阵阵涟漪。

随着练兵的不断深入，多种条件下的武器运用成为训练的重点。射击绝对不是简单的打中目标，而是要模拟构造复杂的战场环境，依据条件和地形，采用多种姿势完成，这需要新兵们具备极强的体能素质和战术素养。第一次看班长演示战术动作时，彭放觉得很潇洒：前滚、侧滚、匍匐、跃进，班长做得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他丝毫没有想到，这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是长久的磨砺。

此后的每一天，彭放的手、膝盖、胳膊肘都要反复与地面摩擦。他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隐蔽自己，接近目标，到达最佳的射击位置。怒号的狂风卷走黄沙，裸露出地上坚硬的碎石，它们可不会怜悯他的疼痛。班长说过，人皮磨地皮，你硬他就软，你软他就硬。彭放想着，一定要

苍鹰飞过山脊，唤醒了沉睡一夜的昆仑山。一束束阳光从山坳处喷涌出来，将天空分割成一缕一缕放射状的线条。

昆仑山顿时变得热闹起来，几辆机车嘶吼着，艰难地在似乎伸手就能碰到天的半山腰上行进。转战高原开展驻训任务后，张志武所在连队被单独分配到离营区几百公里的任务点，负责道路保通。

下达坂时，张志武带着任务小组行驶在这条海拔5000多米的山路上。山路银蛇般缠绕在山腰处，一道道回头弯悬挂在山崖上，我双手牢牢抓着座位下的



张志武，新疆军区某工兵团二级上士，荣立三等功两次，获评“四有”优秀士兵两次。



彭放，第八十一集团军某旅中士，荣立三等功一次。

战胜坚硬的地皮，战胜敌人。衣服和手套磨坏了，后背和双腿破皮了，膝盖也颤抖不已……彭放渐渐习惯了疼痛，也习惯了在夜色中静静俯卧在冰冷的地面上，一动不动地练习据枪。

第一次参加演练任务时，彭放面前是从未见过的“不平整”场地：山丘、沟壑、石子路、水坑……这里不是有安全保障的训练营，他必须把这里当作真正的战场。彭放不禁激动起来，想象着自己打败又一个敌人，在战场上威风凛凛的模样。

夜幕降临，呼啸的寒风将鹅毛大雪拍打在他身上。凌晨3点，演练开始，彭放与几个战友守在前沿防御阵地，时刻观察“敌情”，并通过不间断的火力来迟滞“敌人”的进攻。零下30摄氏度的空气仿佛冻住一般，将他呼出的温热气体凝成薄薄

冰霜紧紧地贴在面罩上。渐渐地，他的面罩变成一个硬壳，睫毛也挂上冰晶。夜晚如此漫长，寒意侵袭着每一寸肌肤，彭放与战友们靠在掩体里不时跺着双脚。远处，突然闪现微弱的灯光，战车的轰鸣声隐约传来，彭放知道，战斗开始了。

他迅速检查了武器装备，投入到前出阻击的战斗中。望着接连冒起红烟的“敌军”，他的战斗热情空前高涨。然而，演练结束后，彭放才得知他当时并没有击中一个“敌人”。

那段时间，他梦里都握着枪。有时候梦到一发子弹都打不上靶，他会惊醒，坐起，看着帐篷里的黑暗愣怔一瞬，再怀着满腹心事重新入睡。

彭放告诉我，现在他一年要完成超过700发子弹的实弹训练，左耳已出现

了轻微耳鸣。我望着他的耳朵，想找个词来安慰他。很快，他眼睛亮了一亮，把原本笔直的腰背又挺了挺：“当兵就要当得很地道，一个兵要是专业不精，怎么发挥战斗力啊！”

我将视线投向窗外，戈壁的天空似乎比别处更纯粹，更坦荡。站在这样的天空下，迎着又冷又硬的北风，我努力感受着彭放和他的战友们曾经感受过的一切。就是这一切，让我对“精益求精”这个词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采访结束时，他对我谈起去年除夕，在距离乡镇几十公里的营区，他似乎听到了烟花绽放和孩子们嬉戏玩闹的声音。面前是寂静的大漠，身后是秩序井然的营区，就在那个时刻，他突然读懂了军人的使命，读懂了“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的真正含义。

（摄影：李长兴）

印象

初见彭放，他古铜色的皮肤和健壮的身形让我感受到戈壁赋予他的一份粗犷和豪放。交谈过后，我才发现他的心思其实很细腻。他热爱文学，喜欢写诗，擅长摄影。他通过照片和文字讲述着战友们扎根大漠的故事——在飞沙走石、天昏地暗的风沙季，在寒风呼啸、冰冷刺骨的冬天，在雪粒敲打钢板房顶的深夜，他们都在默默无闻地坚守、奉献着……大漠是荒凉无垠的，可在我的眼里，这些年轻战士被大漠雕刻的青春却是蓬勃的，充满了生机与力量。

（李一鸣）

装载机的挡风玻璃，瞬间就把山模糊得没了踪影。看着张志武熟练地驾驶装载机在河谷里穿梭的身影，我突然觉得他仿佛变成了一座让我仰望的高山。

突然，远处冰面传来“咔嚓”一声脆响。我伸长脖子使劲向冰面望去，不由得心跳加速。原来，同行的另一辆装载机在掉头时，左侧履带不慎陷入了冰面。

紧接着，冰面上闪现张志武奔跑的身影。他摘下惊慌失措的驾驶员，接过战友抛来的绞盘，迅速挂在机车上，一边大声地指挥副手牵引机车上岸，一边弯腰清理涌入车里的碎冰。等到装载机被拖出冰面，张志武已经被冻得脸色苍白、浑身打颤。

任务结束后，我在营区再次见到张志武时，他正带着操作手们紧张地训练，那张紫红色脸上布满的皱纹，像极了昆仑山上纵横交错的沟壑。

（摄影：谭长松）

印象

虽然我和张志武是同县籍的同年兵，但认识他却是在团“强军精武”的比武场上。他驾驶着装载机过五关、斩六将，最终风光无限地站上领奖台。我知道荣誉背后，一定有我们难以想象的艰苦付出，更写满他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与努力。

（李江）

闯昆仑

李江

把手，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张志武全神贯注地驾驶装载机，布满血丝的眼睛盯着前方，神情中透着镇静与从容，这让我原本揪着的心稍稍平静了一些。

一路颠簸，我们终于到达了任务

点。趁着检修机车的间隙，我跟张志武聊起了刚才在陡崖上过车时的惶恐。

“我刚来高原开车时，路况更差，险情更多……”张志武回头看了一眼盘旋直下的土路，一边跟我说，一边双手比划着抱方向盘的姿势：“那时的路比现在陡，下达坂时车子突然爆胎。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幸亏下意识稳住了方向盘，不然就冲到悬崖下去了。”

顿了顿，张志武认真地说：“高原行车，提高技术是关键。”

说着，张志武从挎包里掏出了几本已经卷边的笔记本。我翻开一看，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行车数据和经验总结。“每出一次任务，我都会记录下来，不知不觉就写了这么多。”

看着张志武被高原紫外线灼伤而脱皮的脸和干裂的嘴唇，我还想问点什么。可没等我开口，任务小组已经完成机车检修向他示意了。他一边下令推土车将河床一侧的山体碎石推至冰面，一边纵身跳上装载机，跟在推土车后面，操作铲斗开始平整加固路面。

一时间，雪花如无数只飞蛾般扑向

天空阴云密布，一场暴雨即将来临。新兵连训练场上，不少单位已经整队带回。场上一角，一群女兵纹丝不动，望着眼前的泥潭，她们脸上浮现出不安的神情。

班长白明月的目光在这群刚迈入军营大门的新兵脸上扫过，她知道，只有真正迈过这道坎，她们才能学会成长。“下面由我来示范。”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口令，大雨倾盆落下。

当大家带着满身泥水回到宿舍时，映入眼帘的是桌子上热气腾腾的姜汤，“还等什么，喝完姜汤，快点洗澡换衣服。”回过头，同样满身泥水的白明月走了进来，女兵们愣了片刻，迅速拾起起来。

或许是12年军旅生涯的沉淀，白明月的皮肤粗糙黝黑，所以板起脸来显得有点凶。可当你真正去了解她之后，就会发现，这个“黑脸”女兵性格开朗、待人热情，如同一株生机勃勃的向日葵。

“其实我没有什么带兵秘诀，要想让人信服，就必须用行动来感染大家。”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带兵骨干”，并被战区陆军表彰为“百名好班长”后，白明月面对采访，说出这句话。

战士李燕朋对此深有感触，她是白明月带的第一批新兵。当时，白明月组织立姿据枪教学，要求每人练习3组，每组坚持15分钟。烈日当空，一开始李燕朋还能咬牙坚持，可轮到第3组，李燕朋实在举不动了，便降低了标准。白明月发现后狠狠地批评了她几句。突如其来的委屈让李燕朋使起了小性子：“你就只知道动动嘴，哪知道我们胳膊有多酸。”

听到这话，白明月一把接过李燕朋的枪，在枪管处挂上装满水的水壶，开始立姿据枪。“20分钟内，只要我的枪动了，你今天就休息。”

李燕朋清晰地记得，那天白班长保持据枪姿势整整半个小时，水壶没有丝毫不晃动。自那以后，对于白明月的教学，再没人不服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她们班也被评为优秀班集体。

知兵情才能赢兵心。白明月知道，女兵大多心思细腻，对待她们，一定要有更多耐心。

白明月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班里战士取得的成绩：李依静2017年被评为“理论之星”、张嘉璐2019年考上信息工程大学、何晓雯2020年教导队集训毕业成绩第一名……“原本都记在心里头的，后来带的兵越来越多，脑子记不住就写在了本子上。”白明月笑着说。

其中，在战士徐利亚的名字后面，不仅记录着她综合考核取得了第一名，下方还用红笔标注了白明月带队获得集团军话务员比武团体冠军的成绩，只是字迹有明显不同。

白明月解释说，红色字迹是徐利亚当时硬要加上去的，随后便讲起这背后的一段故事。徐利亚刚下连时，微胖的体型让班排长都捏了一把汗。3000米、蛇形跑、仰卧起坐……每一个课目，她都拿不出手。期间也有不少班排骨干找她谈心，带她加练，可成绩始终没有明显的进步，徐利亚对自己也失去了信心。

很快，白明月注意到了这个一直“吊车尾”的女兵。“你想改变现在的自己吗？”面对突如其来的关心，徐利亚低着头，盯着沙地上一群忙忙碌碌的蚂蚁，一言不发。

白明月拉过她的手，语气柔和起来：“我很快要去参加集团军话务员比武，目

标是拿下第一名。如果我做到了，希望你也能拼一把。”徐利亚迟疑片刻，紧握着使劲点头。

很快，白明月以扎实的基础通过旅队选拔后，前往集团军集训。勤学苦练3个月后，她带领团队在考核中脱颖而出，获得集团军话务员比武团体第一。

捧着奖杯和证书回到单位后，白明月立即找到徐利亚：“我做到了，接下来看你的了。”这次，徐利亚不再退缩，她坚持每天加练，而白明月也一直陪伴着她。慢慢地，徐利亚成绩提高了，成为“龙虎榜”上的常客。当年底，徐利亚不仅减重20斤，更是超过所有同年兵，取得综合考核第一名的成绩，并获得“全能王”称号。

初夏的阳光洒向训练场，落在昂首挺立的女兵们身上。白明月站在队列前，清秀的面庞上洒满了金色的光，远远看上去，她们就像一株株向日葵，竞相绽放在军营里，汇聚成属于青春的花海。

（摄影：赵梓延）

印象

在人群中，我总能一眼就找到白明月，因为她一直是女兵中皮肤最黑的那一个。很久之前，我便听说有个女兵班长特别严格，这次接触后，才发现严格是真的，体贴也是真的。她会记得每个人重要的日子，总会在大家有需要的时候及时出现。此外，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她的好胜心，不管是技能、体能还是作风，她总会想方设法和他人“碰一碰”“比一比”。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了女兵的英姿。

（刘俊磊）



白明月，南部战区陆军某旅二级上士，荣立三等功一次。

本版图片制作：雷永莲

长征

第六一五期